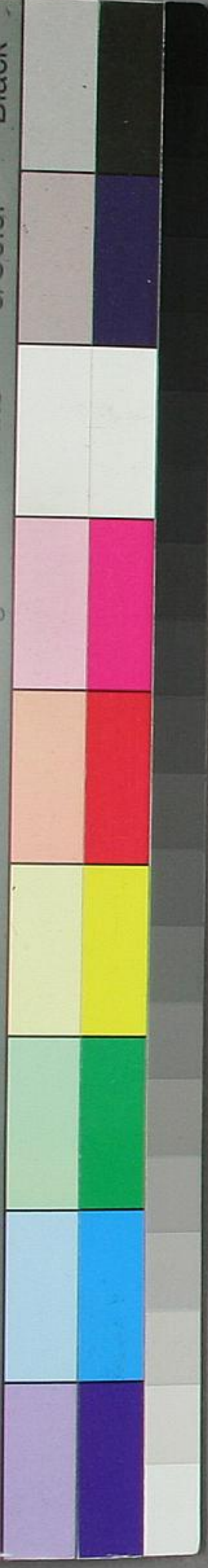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

前集  
自三至六

二

113
583
2



13  
583  
2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三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向敏中 文簡公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飛帛書張詠及公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各臣為朕記之公出知永興軍會邦人大難有空言禁卒欲倚難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當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難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

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勅乞屏戶  
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實從股慄

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曰朕  
自即位未嘗除右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對曰臣未知宣麻亦不知敏中何如  
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  
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門無一  
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  
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即位未嘗除端揆自  
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

僕射者勳勞德業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  
一言既退復使入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  
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  
中大耐官職

公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  
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  
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  
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  
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管井則婦人已爲  
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

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奸誘與俱恐爲  
入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  
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  
以爲疑獨公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  
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公固問之乃以實對  
公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問其自府中  
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昨  
日已斃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  
矣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  
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

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  
咸以爲神

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唯公勤於政事所  
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敏中勤心於民事  
耳於是復用之意

陳恕 晉公

字仲言洪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參政

公總領計司多年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  
誚讓公欽板蹶縮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  
候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

候一本作

三四上以其忠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亦公筆錄

怨長於心計為鹽鐵使釐去宿弊大益興利太宗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援遺

怨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刺史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大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恕為稱首

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非公之舊法也東軒筆錄

公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總置使洎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時萊公罷樞使歸班公即薦以自代上用萊公為三司使而以公為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公前後改革興立事件類為方冊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方冊亦稍稍除削今則

惟不敢變更舊法蓋惟守力者方能守法

無復存矣

東軒筆錄

怨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怨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怨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怨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說聞

怨領春官以王沂公為舉首歲中振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一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

談叢

公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張忠定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政請問之曰參政陳恕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歛怨於身斯人難得退為詩哭之

乖崖語錄

世稱怨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後茶利十喪其九怨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益不虞之譽也

筆錄

張詠 忠定公

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工部尚書

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少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植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而比者歲百萬匹。民富至今。談叢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葉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答而遣之。全上

公在銀臺時。張承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承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

既而果有管卒脅刺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韓魏公換神道碑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郵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

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樂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

恩懼，即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日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擒討於外。再閱月而兩川平。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奮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平衆亦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碑

討劉旰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

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語錄

公性剛毅因責罰一吏彼伎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喫彼云决不得喫劍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語錄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益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上全

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勸殺  
入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  
其祠部戒牒二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何以知  
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記聞

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浦謂  
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  
鄉里患者必太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  
公遂戮於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  
疹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  
斷不在厭勝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  
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  
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  
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  
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立語錄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  
遂高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  
不敢譴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置置  
塵史

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怒怒

扯其父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冒俗類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厄史

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碑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

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幪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厄史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冥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爲神明公曰鼓角爲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語錄

公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碑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

伏事丁奉  
物狀奉

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耻若舉之忠節愈堅少有  
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  
若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  
解奔競又何須舉他語錄

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公察郡人張及李暉  
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  
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  
風益振碑

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  
示之蜀人鑿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

義為本也

湘山野錄

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  
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二與子七  
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  
元約公閱之以酒醑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  
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  
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碑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  
冕非撫御才其能殺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  
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

民本信也固  
不得示之以  
寬如輕典治  
亂國本濟水  
矣

蜀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  
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  
復來鞠我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  
不慰愜蜀郡復大治上命謝濤撫蜀諭公曰得卿  
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鑄景德大錢于  
嘉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使之  
公問李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  
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  
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語錄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為守因問曰天使必

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  
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  
以言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出菜  
壘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屋肆無賭博市易不敢  
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  
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  
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閣門祗候皆  
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降見御史閣門累奏上寬其  
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

卷之五十五 行錄  
卷之五十五 行錄  
卷之五十五 行錄

禍固不且避  
况於言乃以  
避禍公云事  
須用智如此  
舉動恐賢者  
適以為愚耳

家祭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  
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  
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燕談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  
哭者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  
謂逐萊公也公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  
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  
歸計以自汗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  
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  
避耶談叢

公少學劍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  
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歲久益恣橫不  
可制詠寓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  
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蒙求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聞如也李旼嘗侍坐廡  
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  
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  
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  
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詩錄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公知益州

宋前集

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鍛汞為白金公即市汞百兩俾鍛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煨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盞遺術者而絕之筆錄

公嘗訪陳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子弟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碑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陳曰公方有官職未

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公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謂李旼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李旼苦疢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

之慎之靜久自愈並語錄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馬知節 正惠公

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位至樞密

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飾見憚如老將

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下壯集芻糧繕城治城如寇至吏民初不悅



所以不能為  
冠者為別有  
防禦非竟以  
張燈却敵也

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知延州至郡羌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  
為而羌卒不能為寇

除樞密副使當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  
不然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  
意真宗多以公言為是 並王荆公換神道碑

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  
之既退以已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上  
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公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盡劄子莫

謾官家公退見王文正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  
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  
君相耳公歎撫久之 文正遺事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  
禮畢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且等皆再  
拜知節獨進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耳旦等在道  
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且等再拜曰誠如知節  
之言 記聞

曹瑋 武穆公

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位至樞密配

享真宗廟庭

知渭州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  
皆按圖議事 荆公撰行狀

曹侍中將薨太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可  
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皆堪為  
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  
州嘗出循城以城上遮箭版太高召主者令下之  
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耶命  
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

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備伏瑋在秦州有士卒十  
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棋不應吏  
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  
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記聞

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  
出郊而兵馬次亭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  
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東萊記事

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  
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謂如此非  
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歲取

邊人爲弓箭手。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  
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歛爲發。刑兵戍守。  
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  
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  
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  
團爲一指。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  
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爲出錢市馬。開邊濠。率  
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削絕治之。使  
足以限虜。後皆爲法。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哺廝  
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

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懼公不敢仰  
視。

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或  
以爲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  
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  
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外舍。公欲按邊。即同舍邀  
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  
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公  
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云。

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穀左傳。而

尤熟於左氏 並行狀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  
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  
穆謂公儀曰駿之此行前十年已有入言之公儀  
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  
疏決獄囚至河北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  
定帥駿至定治事畢瑋謂駿曰決事已畢自此當  
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愛其雄才又聞  
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

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副即邊帥或謂公當作  
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  
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駿曰  
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  
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  
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  
已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  
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  
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  
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

古人留心邊  
事不粗目前

即于十歲小  
處切切計慮  
防備若此

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  
之。變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錄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三 終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開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黎正

畢士安 文簡公

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相真宗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  
知之其行孰優者以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  
制誥詔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  
安詞義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

備帝多納用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參政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也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

公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積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正文正為相嘗向奏曰上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貸於臣家其不負陛下可見矣並劉華老張祖道碑

真宗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上以語宰相公曰惡以戒世善以戒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上天之命刊刻蓬山志

寇準 萊國忠愍公

字平仲華州人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幸魏也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

昂舉止無畏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一年進士  
及第寔以貴顯遺事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  
往罷遣或致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  
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  
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此甘棠謂之萊公栢政要  
太宗時公為員外郎奏事件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  
中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出是

嘉之嘗曰朕得冠準猶唐之皇之得魏鄭公也記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為憂嘗幸道館中泥以問  
眾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奈何準獨曰朝廷  
刑罰偏頗凡夫早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  
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  
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贓若干少  
爾罪乃至死泰政王沔其弟淮盜所主財至千萬  
以上願得不死刑罰非偏如何上顧問沔沔頓首  
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以準可用遂驟  
進劉貢父撰萊公傳

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語曰寇準上殿百僚

股栗遺事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王子惟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謁太廟還六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遺事

契丹犯澶淵急書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

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詞列懼欲退公曰上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談叢

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衆心毋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顧所畫例如耳母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



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日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喟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務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準語。準言是。

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跌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準居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請和。既和。有約矣。又率其衆許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曰。且獻幽州地。時上厭。

兵事於是自請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許之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

萊公傳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禽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

遺事

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常達旦

或就寢則鼯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

記聞

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遺事

虜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線貂裘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縑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

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准召利用語之曰  
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二十萬過二十萬勿  
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二十  
萬成約而還記聞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公勸帝  
勿從縱虜歸國以保盟好聞見錄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  
軍載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  
為朕守魏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  
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

為守於是即時進殿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  
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  
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駟  
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  
飲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  
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欽若馳入魏  
則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  
數日虜退乃召為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  
前故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東曲筆錄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

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 遺事

上既回鑿每歎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冠準之孤注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公眷禮遂衰 聞見錄

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鑰鑰非準不可 可掇遺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于宮中承天門天子以

改元六月又降于泰山是歲六月封泰山間一歲祀后上汾陰天子奉天書謹其載以玉輅天書所行天子不敢當其道居無何復有神降于延恩殿號稱天尊天子親自見之上於是益崇飭祀事自天書始降則築昭應宮其後復置會靈景靈之屬祀老子于亳州天下無慮皆神事矣準是時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以問王旦旦曰始不言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

萊公功名心  
過濃致晚節  
不堅與王且  
同是一病先  
儒所以責  
然無微也

素事宦者周懷政而準嘗上昭居中與懷政善勸  
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二年也 萊公傳

天禧末黃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  
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  
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昉楊億曹瑋盛度  
李遵勗等協力處書已定凡諸命盡使億為之且  
將舉事會公因奏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  
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太后  
遂矯詔罷公政事及真宗上仙遂指公為反而投

公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億臨死取當  
時所為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章獻上仙  
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叙陳本末仁宗  
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漸滌其冤贈中  
書令謚曰忠愍 筆錄

公好士樂善不倦丁謂种放之徒皆出其門嘗語所  
親曰丁生誠奇材惟不堪重任公為相謂參政嘗  
會食都堂羨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  
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  
虞巧佞故卒為所陷 遺事

公為樞使利用為副公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利用由是晦之真宗將立劉氏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議為出於則微不可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知曹寇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太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不敢言上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記聞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

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倦遊錄

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授之公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罷記聞公貶死於雷詔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插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荀成林邦人神

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其旁塵史及名臣傳

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曰

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

當再生其竹果生筆錄此說與前一書異意前

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大夫人性嚴嘗不

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

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記聞

公初為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

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

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

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

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

彼詐我誠雖敵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敵復棄

也遺事

處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

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間譯

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下謂令譯

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嘗無

南夏非久即還政要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公

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  
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  
官舍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  
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  
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  
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  
戒也 歸田錄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公知之喜  
與之語公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  
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公曰於我

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爲相爲  
善相則譽望損矣公曰何故曰自古賢相所以能  
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  
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  
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公喜起執其手曰  
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  
子 記聞

張忠定守蜀聞公大拜曰冠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  
無福門人李暎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



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冠布衣  
 交也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  
 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公曰曾讀霍光  
 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  
 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談叢

張乖崖常稱使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漕淵一擲詠亦  
 不敢為也記聞

公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  
 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不到海祇十里  
 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

耶旌忠碑

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  
 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  
 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  
 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遇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  
 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  
 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  
 者多以爲得體歸田錄

此又似讀  
 公是上  
 根器人時與  
 道合

高瓊 衛國烈武王

永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

女配英宗為宣仁聖烈皇后

上在瀘淵南城環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搥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請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記聞

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瀘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元城語錄

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執以斬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東

旄鉞豈因人力哉王禹玉撰神道碑

楊億 文公

字大年建州人以神童召試事太宗真宗官至翰林學士

公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野錄

公每欲作文與門人賓客博飲沒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

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歸田錄

公凡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家塾記

公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榷真有氣性歸田錄

公以文章擅天下然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

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支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並歸田錄

公因母病有陽翟之行王文正恐人害之自上遣使賜藥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卿分司上嘗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諂時政王公曰億文人幼荷國恩若諸譖過當則恐有之至於諛訕臣保其不為也報遺

公為執政所息母病謁告不俟朝首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之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疾藜尚關弓而相對

謂初參政億例賀焉語同列曰散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疾逃陽翟別墅報遺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戲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應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

不畏不義家塾記

范文正贊公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太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王曙 文康公

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科。相

仁宗

公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盜。公奏復之。名臣傳

公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燁召還。為右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

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

公與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公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薛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野錄

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獄公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

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類此公代錢為留守御吏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

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  
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公年已高若為之  
動卒薦永叔入館見聞錄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四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五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王曾 沂國文正公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  
仁宗

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  
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  
正色答曰曾平日之志不在溫飽筆錄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齋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

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  
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  
飛蝗旱暵乃亟被擢用焉 言行錄

公以建昭應宮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殺  
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藁惟此疏偶存 全上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

言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  
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

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  
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

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  
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

初章聖上仙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  
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

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廬草具遺  
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

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  
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

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立妃之文必若  
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



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宗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爇立之命。言行錄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公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言行錄

丁謂既逐李迪於衡州，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公嗾然而

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為山陵都監，謂為山陵使，允恭擅移山陵上穴，謂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既而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未得聞。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龍川志

公在中書聞謂卒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筆錄

天聖初公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繕事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鑄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一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壽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言行錄魏公言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希又乘間輒諷之曰明明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

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想將誰歸希文惻然歎曰真宰相也別錄

公嘗以太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歸田錄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亦其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尊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公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

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咎而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公再涖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中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

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內制楊性賦諸好嘲諷凡僚友無不狎侮王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昌武尤所歎服嘗曰若王舍人可

謂不可得而親疎也並言行錄

魏公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

句者人皆以爲榮奇爲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二近日頗見章疏甚佳只如此可笑向來如高若訥輩

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魏公別錄

公與孫冲同宿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饒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韓莊敏遺事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李迪 文定公

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舉進士第一相真宗仁宗以大傅致仕

公為舉子時從神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十日仲塗自出題令公與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

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為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為言辭者可以觀矣 聞見錄

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瑋虛張虜執恐悞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事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於

鑿囊取以進上指曰以其州某州兵苦于... 秦州  
卿即傳詔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至... 擊  
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迺曰山外之  
捷卿之功也記問

上將立意獻后迺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  
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迺懷政之  
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迺為參政俟  
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及欲為此託上  
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迺之力也  
公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

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  
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上及以支凶  
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歛寬民不  
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  
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不德澤何必曰借  
上悅並記問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將仁  
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  
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  
貯熟水曰王所獨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

今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聞見  
 真宗既疾甚李迪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謂變臣  
 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雷允恭嘗  
 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  
 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擊色俱厲謂辭屈  
 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  
 省記而一相皆以部罷名未傳宣謂家以中書闕  
 入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  
 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  
 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

曰劉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今謂復相可草  
 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  
 可為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  
 士院復問誰直曰錢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  
 即從命既復相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  
 草公責辭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  
 春秋無將漢盜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  
 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  
 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龍川  
 真宗不豫寇準得罪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

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鄙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此準耶？由是二人齟齬。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迪，衡州團練副使。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上仙，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餘罷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持

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並記聞。

魯宗道 肅簡公

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官至參政。事真宗、仁宗。仁宗在東宮，公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真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

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  
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  
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  
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  
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  
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群臣可  
大用者數人公其也後章獻皆用之歸田錄

公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公一日  
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  
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

臣竊媿之願得罷去上悅其忠謝勉以遣他日追  
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撥遺

章獻太后臨朝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  
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  
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公獨  
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  
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帝行公曰婦  
人有三從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  
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公曰館  
閣育天下英才豈統禔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子



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  
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  
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鞭如魚頭也

薛奎 簡肅公

字宿藝絳州人中進士第專仁宗官至參政

公舉進士時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  
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  
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  
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 記事

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

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搖  
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奸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  
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時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  
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議患  
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

拜參政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  
益感激自厲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  
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  
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

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  
譏我也並歐公撰誌

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幸臣執議俱  
不之聽公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說獨於簾外  
口奏曰陛下太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  
明肅無答是夕報罷野錄

公知開封明參政鎬為府曹官公待之甚厚直以公  
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  
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為入端肅其言簡而  
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

政歸田錄

蔡齊文忠公  
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萊州舉進士第事仁宗  
官至參政

祥符八年真宗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  
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  
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  
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  
法天子以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歐公撰行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

同字希德  
門人私謚存  
道先生

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  
下正詎聞公餽之飲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  
重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皆以為

第一 歸田錄

公喜酒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  
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公館之數  
日存道愛公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  
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  
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  
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燕謀

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為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  
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  
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  
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  
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丁謂專權欲邀致公許以  
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  
附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為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

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

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一謂軌去冠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忠義聞天下豈可為奸黨所誣哉遂令磨去並行狀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五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六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呂夷簡 許國文靖公

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相仁宗配享廟庭

河北自五代末即算田鑄公歎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征

李宗諤 撰行狀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

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文  
 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  
 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  
 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卒與沂公並相龍川志  
 玉清宮災太后泣曰先帝尊道奉天竝建宮宇今忽  
 焦灼何以稱遺意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  
 範以明災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行狀  
 公以主上方富春秋宜遵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  
 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  
 職以廣聞見

呂文靖病處  
 在忌刻好處  
 在稍知大體  
 有權術

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公奏宜從厚  
 章獻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  
 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  
 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  
 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  
 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柩何  
 公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  
 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  
 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  
 上仙燕主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

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諡章懿南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聞見錄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前川志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不愧於先帝故平

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熨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

太后嘗欲進荆王為皇太叔公力爭以為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公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它日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后寤即令出宮

真宗即位  
正憲不即拜  
即此意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  
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  
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  
使入問其意對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  
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並行狀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公堅執不可后曰適  
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  
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  
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  
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

賜錢萬貫公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  
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  
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  
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家塾記

章獻崩上始親政公手疏為治之本以諷于上其目  
有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壬絕女謁遠近習  
罷力役節冗費條奏甚詳

天下學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  
第無所統一公請置大宗正建睦親宮置教授官  
悉授諸衛官以別庶姓並行狀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  
 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  
 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  
 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  
 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之仁宗頷之筆錄

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何夔議者請城洛  
 陽為遷都之計公獨謂虜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  
 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謀或曰此為虛聲爾不若  
 增修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

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既而  
 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再至桀驁  
 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幕次與虜使相見置  
 酒面議以折之上以為然虜使見公畏伏語館伴  
 使曰觀宰相如此雖留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初

行狀

景祐中公執政范文正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  
 攻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水  
 興軍會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  
 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直學

以文正負重  
 各仁宗且心  
 向故用文正  
 以結主賞耳  
 文正豈真長  
 者



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公爲長者天下亦以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鄉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公曰夷簡豈敢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庠爲參政先是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公不悅一日一人獨在中書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它人敢爾耶宋公以爲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

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執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者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公謂公必有言助已而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公何如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而宋公不知爲公所賣也尋出知揚州

又喜宋元獻以直德既合文正感激又令其宗信其明厚心術如此

宋前集 卷六 六

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可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苜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單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謫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公每求

去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入事猶公問西北相改請出大臣行二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

談叢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氣可在遠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除青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故事公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遠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推未晚上以為然遂除

此為真重名

耀州幕官簡大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入者筆錄

公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相矣記錄

公感風眩天子憂甚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人中書公表固辭御府出萬金藥上前髡賜

公手詔曰古人有言髡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髡合湯藥表予意也

公薨于鄭計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及公輒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鄰如呂夷簡者

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以賜及書懷忠之碑以賜

並行狀

陳堯佐 文惠公

字希元閬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

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為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

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剋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號其堤為陳公堤

知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

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二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謂所劾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父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謂敗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

弊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行也天子嘉納之並歐公撰

神道碑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  
申公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  
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  
佐者上深然之遂大拜野錄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季曰堯咨為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二子  
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  
左右坐客感踊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

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為禁碑

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守荆南回  
其母馮氏問之曰汝與各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  
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  
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  
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名臣傳

晏殊 元獻公

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相仁宗

公父本撫州手力節級公幼能文楊大年以聞時年

十二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書省正字今於龍圖閣讀書

溫公田錄

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

為諸人地更厚

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筆談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碑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公撰志文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

文靖非真爲  
晏不獻援志  
文於學士  
而取裁于當

育朕躬殊為臣子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  
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高罪然宮省事秘臣  
備位宰相是時雖畧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  
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  
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白以為  
遠改守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親往問疾  
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王  
曰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閱視圖讖得成敗之  
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白麻  
爭之乃降詔管知穎州詞曰廣營產以植資多設

國故授文靖  
以解

兵而規利以它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龍

自公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  
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  
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  
行碑  
公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殊居  
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  
表問起居而已故薨上尤哀之碑

宋庠 鄭國元獻公

宋前集

字公序安州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官第一相  
仁宗

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失軍時諸帥官重者互  
領陝西四路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保障公言  
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  
則分兵四出以援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宰相  
倉卒莫敢對公時參政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  
臣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  
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公間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皆禁兵二十萬

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強本之勢並神道碑

公嘗奏事而帶寬談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  
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木

臣體家塾記

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祜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  
為一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  
忌其先進者譴之謂其姓符國號各應郊天又曰  
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  
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名庠字公序公後



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  
而譜者竟不見用以卒可為小人之戒也  
韓田錄

公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  
是朝錄

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  
有不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就無所

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秦屬

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

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塵史

公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太政朝廷無事廟堂  
之上日閱文史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

淨無所作為有為者病之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

誚我因為自詠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材虛

舟人莫怒疑虎石當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

欲將朝強解真意轉悠哉  
同上

韓億 忠獻公

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從開封舉進士事仁宗官

至參政以太子太傅致仕

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同遊止 藍同寢 日分途遂

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

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獻云久

思肉味請兄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  
省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  
公具素服往哭之康靖為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  
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莊敏遺事

公與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  
為僕李先第授許州長社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  
負一箱將至長社二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  
中只有錢六百以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  
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世見錄

公奏置襄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

任使募兵法以授諸將及廣南募上兵數事景祐  
中喻元吳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  
攻中國之福議加喻囉節度使公曰族俱藩  
臣當諭使解仇釋憾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今  
夷狄攻之而反加恩賞恐徒激其怒以生邊患無  
益也上是其議乃厚賜其使而遣之名臣傳

公知洋州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  
為它姓賂里媼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  
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富嫂伴訴于州及是轉  
申賂獄吏嫂侄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真

餘年泊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眾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事錄

范文正知開封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陰薦公可用文正既敗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又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參政

公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撻拾官吏小過輒不釋曰天下人平土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一千石其下

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聖世乎

名臣傳

公教了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杜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獻者其言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詞之再問未能對遂置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俸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在千里外無所于與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眾實力解方已諸子股慄累日不

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蘇氏義訓

程琳 文簡公

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相太宗

公嘗館契丹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許其大不可遂也

公知開封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半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姓

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為緩其獄卒無死者

並歐公撰墓志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鄭之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以司祿及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琳亦嘗有此請而人皆莫之知也上一日在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然上性寬厚琳竟全

事行無  
取文公錄  
之何旨

宰相蓋無窮也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宰相' and '言行錄'.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753